

黄自元 著

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

—— 医易概论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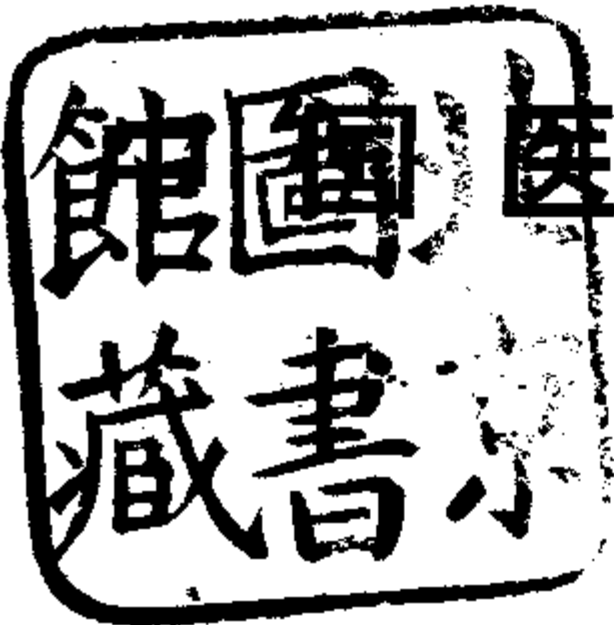
402

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

——医易概论

黄自元 著

Handwritten mark



医药科技出版社

D 692660

内 容 提 要

为了纵深发展“医易同源”的观点,本书在《周易》概述的基础上,从剖析医易的数索、象学入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医易的思维特征和哲学思想,并结合中医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应用,提出了医易的结合点及其典型用例。立论新颖,论证翔实,不仅能为中医教学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医理论研究提供哲学借鉴,而且能为学习中医学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为气功、针灸等临床学科提出易学的思考。

本书可做易学研究和爱好者了解《周易》在中医学领域应用的指南。

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

——医易概论

黄自元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
(北京西直门外北礼士路甲 38 号)

毕升信息处理服务部 激光照排

昌黎县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开本 $850 \times 1168\text{mm}^1/32$ 印张 $6^3/4$

字数 177 千字 印数 1-5000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7-0075-1/R·0076

定价:4.50 元。

序

《周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自然哲学典籍。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的辩证法思想。就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看,讲辩证法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系统,一个是以易传为代表的儒家系统。这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思想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哲学史新编》)《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这是众所周知的,然究其实,则医本于儒而源于《易》。故历代有成就的医家莫不以《易》理视为医者的基本功,如唐代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因而他把《周易》列为大医习业的必读之书。明代张介宾更提出“医易同源”之论,如说:“《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可见医与《易》的关系,一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近世以来的医者,每多以《周易》文字古朴,义深理奥,且又涉及筮占之术,以及重于临床经验、轻于理论深入探究和片面地强调中西理论对照的结合方式等原因,忽视了易理的辩证法思想,因而很少有人以“医易相通”或“医易同源”的观点来深入研究《内经》的理论体系及其学术思想,致使近年来中医理论的研究,大都停滞在对《内经》原文的考据、校勘、译释等方法上,从而影响了中医理论的开拓和发展。

我与黄君自元相识,早在七十年代应邀在贵阳中医学院讲学之时,时黄君年少英俊,有志于《素·灵》之学的研究,故在讲学之余,接触频繁,时相讨论切磋。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专业思想巩固,聪颖好学,钻研心强,待人真诚朴实。在交往讨论过程中,对继承发扬《素·灵》之学,必须认真深入研究《易·黄》之学为基础颇有

同感。此后，黄君即立志于医易学术的研究，并将研有所得，书函交流，成为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至友。黄君潜心探《易》，孜孜不倦，历数十寒暑而不辍，终有所成，从而对从易理阐发《内经》的学术思想，作出新的建树。现将其研究所得，汇编成册，公诸于世，将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本书在《周易》义理的基础上，以剖析医易的象数学入手，用深入浅出方法，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了医易的思维特征及其辩证法思想，并结合对《内经》理论体系学术思想的分析及其临床的应用，例举了典型的用例，论证了“医易相通”和“医易同源”的观点，由此说明了《内经》理论体系及其学术思想的渊源。立论新颖，论证详实，很有吸引力。

本书的问世，不仅能为学者解决阅读《周易》义深理奥难学的问题和为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能为学习中医理论提供方法论的启示，同时，也为气功、针灸等学科理论的研究，提出从易学的思考。因此，本书可成为易学研究和爱好者了解《周易》在中医学领域应用的指南。

值此本书出版问世之际，我除向作者致以热诚的祝贺外，并书此为之序。

程士德

写于北京中医学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医易的含义和内容	1
二、医易的研究方法	2
三、研究医易的意义	5
四、医易发展简史	6
第一章 《周易》概述	11
第一节 《周易》的名义、体例和基本结构	11
第二节 《周易》的占筮性质及其筮法	13
第三节 《周易》占筮性质的转变	17
第二章 医易的数素结构	19
第一节 天地之数	19
第二节 河图洛书	24
第三节 天干地支	34
第三章 医易的象学基础	51
第一节 卦画的起源、结构和功能	51
第二节 象辞的含义、功能和系辞方法	69
第三节 易象的种类、功能和意义	77
第四章 医易的直觉思维模式	94
第一节 直觉思维的产生	94
第二节 直觉思维的含义与方法	95
第三节 直觉思维的特征	101
第四节 对直觉思维方法的评价	103
第五章 医易的哲学思想	106
第一节 医易哲学的天文学基础	106
第二节 《易经》哲学的萌芽	108

第三节	《易传》哲学体系的形成	111
第四节	象数哲学的发展	125
第五节	对医易哲学的反思	131
第六章	中医学中的易学思想	133
第一节	《黄帝内经》的直觉思维特征	133
第二节	气、阴阳、五行的易理	139
第三节	《周易》对脏象、经络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148
第四节	诊法的易学原理	158
第五节	防治原则的中和观	161
第六节	五运六气的易学基础	163
第七节	中药性味的取象比类方法	167
第八节	中医临床医学中的象数理	172
附录	《易经》.....	189

绪 论

易学是我国古代研究和阐释宇宙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和最高法则的一门学问。而中医学理论是运用易学原理的典范，易学是中医学理论的源头活水。因此，发掘和整理医易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中医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推动中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是概要论述医易关系的一本书。由于“医易”一词在中国医学的文献中并不乏见，因此，它又可以称为《医易概论》。

一、医易的含义和内容

医易一词首先是由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提出来的，它是指在学术渊源和内容实质上与中医学的理论原则、临床实践和思维方法直接相关联的一种易学。

《周易》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在宗教的“大擎”下包裹着哲学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曾经被班固誉之为“大道之原”，对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在自然科学和哲学未能分开的中国古代更是如此。因此，医易的含义不仅体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且为将一门具体学科置于哲学的指导下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由于医易仅仅局限在学术渊源和内容实质上与中医学的理论、临床直接关联的象数之学以及蕴涵于象数之中的思维方法和哲学思想，加上医易是建立

在易学的基础上,对《周易》总体结构的掌握有助于医易的理解和深化,因此本书将重点讨论六个方面的问题。

1.《周易》概述 《周易》是医易的基础,简释《周易》的名义、体例和结构,说明《周易》的占筮性质及其转变,是理解医易的前提和条件。

2.医易的数素结构 医易的数素是易数在中医学中运用的体现,包括天地之数、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了解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认识它们的形式和意义,对于揭示卦爻产生的秘密、理解数素的医学意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医易的象学基础 医易的象学基础是易象,而易象是中医药学思维方法和哲学思想的渊源。探讨它的形成和发展,了解它的特点和内容,将加深对中医药学理论的理解。

4.医易的直觉思维模式 医易的直觉思维模式发轫于象数,是隐藏在中医学理论背后起作用的因素。了解它的特征和价值,掌握它的方法和运用,才能在现代科学的挑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地评价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和作用。

5.医易的哲学思想 《周易》的哲学是中医学哲学的基石,不论是文字哲学,还是象数哲学,都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有渊源关系。从《周易》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去追溯阴阳五行理论的形成,必将促进中医学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6.中医药学中的易学思想 在了解医易象数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思维方法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将会发现中医药学中的易学思想异常丰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医药学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沿着医易提供的原则和方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这六个问题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医易研究的主题。掌握它们,我们将对医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医易的研究方法

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

缺乏研究方法。”医易是《周易》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和应用，而《周易》文辞古朴、涵义晦涩，加上历来对《周易》的研究有象数与义理的分歧、抽象肯定和盲目否定的不同。“经有数家，家有数学……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邓玄传》），情况十分复杂。因此，选择较好的研究方法，冀求事半功倍的研究效果，就显得格外重要。

以下方法可以作为研究医易时的参考。

1. 象理结合，不可偏废 前人解《易》有二种倾向。汉易偏言象数，泥象数以附《易》文，不知象中之理。三国王弼开始黜象而偏于义理，却与《系辞下》“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又有不符，为后人主观附会《周易》打开了方便之门，滋蔓了以玄学解《易》的风气。医易的实践性很强，“立象极数，总谓践形。”（《周易图象几表》）象数的价值并不在于证明象数自身具有什么神秘性，而是在于以它为手段认识事物的规律。因此，研究医易必须强调象数与义理并用，才能不流于汉易的烦琐零碎，又能引人研几会通，把握医学的道理。

2. 训诂释象，当须并重 《周易》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其难懂的程度超过被韩愈《进学解》称为“诘屈聱牙”的“周诰殷盘”。因此，学习《周易》尚须借助于训诂的方法才能把它勉强读懂。然而泥于训诂，偏离象数，往往不能得出义理。所以方以智说：“训诂习胶，一执名字，则不能会通，虽语之亦不信也”，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研究医易必须在训诂的基础上，参考一些通过经文可以看出的易象，才能得出医易的要旨。

3. 以费知隐，以用知体 医易的原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即思维形式和哲学思想。医易的思维形式是隐藏在卦画和象辞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而它的哲学思想则渗透在它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万千呈现、万千变化的冥悟幽感之中。医易的原理只有透过它的卦画和象辞才能被理解。对于医易来说，它不是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是以“道”的“心”去观察世界。因此，研究医易不仅需要“以费知隐”，更需要“以用知体”，即不仅要善于通过对卦

画和象辞的体悟去获得易象表面上没有的东西,更要善于以功能知形体、以现象知本质、以具体方法知根本原则,这样才能把握中医理论和临床的思维形式,心会人与宇宙万物生灭变易的规律。

4. 古今原理,对比分析 不少学者认为,《周易》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思维方法,似乎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宏观与微观的宇宙图式相符。例如,有的人认为分子生物学的遗传密码编排可以在《周易》的象数中找到相对应的数列和原理。其实,“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①作为《周易》的观念和思想、原理和学说,都只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离开当时时代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周易》的思想、原理就成为超历史、超世纪的东西,这显然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对待古老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肯定现代科学概念向朴素辩证法思维模式的复归,“在方法上,我们似乎需要对中西、古今的范畴、科学概念、思维模式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揭示其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真正把握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所固有的‘圆圈’,找出这些‘圆圈’(“螺旋式”)发展中前后联系的诸环节和转化的中介。只有经过这样具体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才有可能具体阐明某一现代科学概念是通过什么中间环节与古老的《周易》符号系统或思维模式发生联系而‘仿佛是向旧东西复归’的。”^②医易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不反对将现代医学的概念和思维模式引入易学,我们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概念和原理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联系的环节和转化的中介。这样的研究,不管是对中西医结合,还是对中医多学科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戒除迷信,切忌断占 《周易》是具有占筮性质的哲学著作。我们既要看到它所包含的科学思想因素,又要认识到这些科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48 页)

②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合编:《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史料辑集》第 8 页。

学思想因素往往是与宗教迷信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从而需要对科学内容进行肯定,而对迷信的成份给予否定。但是从古到今,在易学殿堂中始终弥漫着一股神学的烟雾,《周易》的宗教迷信成份被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发展到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附会各种迷信杂说,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的术数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术数类》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一派,传以杂说耳。”这种倾向受到历史上一些学者的反对。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王充也对占筮的效验提出了质疑,他说:“《书》列七卜,《易》载八卦,从之未必有福,违之未必有祸。”(《论衡·自然》)医学与宗教迷信是格格不入的,《黄帝内经》更对《周易》的筮占作用持否定的态度。《素问·五藏别论》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巧”,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态度。因此,学习医易不能被占筮的内容所左右,必须善于从《周易》的图象文字中吸取哲学的睿智,为医学理论服务。

三、研究医易的意义

如果说《周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渊源,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爱因斯坦的这一段话对于理解医易的意义就具有重要的启示:

根据原来的著作来彻底研究理论的形成过程本身却是吸引人的,而时常研究这种史料,比起我们在许多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能找到对已完成的理论的现状所作的系统说明来,有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事物的本质。^①

《周易》对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思想的来源,二是方法论的启示。《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于古代医学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张介宾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使

^①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77 页。

他长期困惑的疑问：中医学有《黄帝内经》，孙真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提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的训诫？直到他“年逾不惑”的晚年，这才“茅塞稍开”、“方克渐悟”，认识到“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的真理，从哲学的角度体悟到了作为原始论文的《周易》对于深刻理解医学理论的重要意义。

如同一件事物在比较中可以呈现出自身的价值，一旦发展到了熟视无睹、无以比较的程度，便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一样，来源于《周易》、广泛存在于《黄帝内经》中的直觉思维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觉思维是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思维形式。只是近百年来，由于西方自然科学思维方式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中国时，传统的直觉思维没有来得及与之抗衡，便被淹没在潮水似的元素分析的思潮中，连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后一块阵地——中医学领域也被浸泡在苦涩的海水里。于是，在中医院校里出现了这样一种畸形现象，学生们按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啃渗透着传统直觉思维的中医经典理论，其结果不外乎是中医理论被当作无用的东西扔掉，或者被改头换面，失去其固有的光彩。经过这样回顾性的分析后，我们将惊讶地发现，根据《周易》这篇原始论文来追踪中医学思维方法的形成过程，了解一下直觉思维方法的本质和特征，不管是对中医教学过程和规律的理解，还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的选题和临床治疗效果提高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医易发展简史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一开始便以它精湛的思维方式与宏深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殷末周初，《易经》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出现，已经具有了直觉思维的雏形和原始的医学思想，它记录了古代养生、预防、医疗和卫生活动，在宗教迷信的体系下透露出若干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思想。战国时期，《易传》进一步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阴阳运动观,建立了以八卦为核心的系统整体观,发展了《易经》的直觉思维方法,记载了若干人体生理、病理、解剖、养生和预防等医学内容,为医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和哲学的借鉴。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学者开始了医易相关研究的最早尝试。秦国医学家医和以蛊卦论晋侯之疾时指出:“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左传·昭公元年》)初见医易研究的端倪。

从秦汉开始,医易相关研究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汉的《易纬》在《易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历法、物候、律吕、医药等方面的成就,提出“八卦气验”说,使天人之间呈现出一种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网络,是中医气象医学的肇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承袭了《周易》的象数方法,吸收了《周易》的哲学成就,将取象比类和运数比类两种思维模式用于医学理论的研究,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医易汇通的基本格局。我国第一部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运用《周易》的阴阳观和取象比类的方法总结前代应用药物的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理论,确立了中药运用的理论原则。东汉时期,《周易》的象数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玄的“爻辰”说,虞翻的“纳甲”、“卦气”论将天文、历法、物候融为一体,对中医整体观的巩固和发展颇有影响。此后,炼丹术家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将《周易》的象数符号纳入气功领域,用以描述人体内部可知不可见的能量流的周期性和节律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将象数融入六经,以阴阳会通热病,建立起辨证论治的体系,铸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特色。从此以降,凡是有所成就的中医学家的无不与《周易》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隋·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训诂常宗象数;唐·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强调“《周易》六壬,竝须精熟”;唐·王冰著《黄帝素问王冰注》,亦以易理作为注释的依据。他们都为医易相关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随着宋代易学的发展,医易进入了又一次繁荣时期。医易相关的研究不仅由理论转向临床,并且指导着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诊断学方面,李时珍著《濒湖脉学》,于卦象体会脉象颇有发挥。本草学方面,寇宗奭著《本草衍义》、缪希雍著《药性指归》、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以天地之数、阴阳之理论述药性气味的生成亦有建树。针灸学方面,窦杰著《针经指南》,论针刺补泻多据象数;杨继洲撰《针灸大成》,其理亦通《周易》。眼科学方面,王肯堂著《证治准绳》,以“八廓应乎八卦”阐释眼部络脉与脏腑的联系做出了贡献。对《伤寒论》的研究,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以象数注释原文亦甚突出。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医易相关研究方面,出现了更多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奥秘》,马蒨著《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张介宾著《类经》,李中梓著《内经知要》,援用易理已蔚然成风。

医易对学术创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黄帝内经》的专题研究上。李杲著《脾胃论》,以两仪四象领会水谷气味出入的变化,创立了“升清降浊”为主题的脾胃升降论。朱震亨著《格致余论》,禀承《周易》太极阴阳原理,提出“阳变火动”的病因观和“主静节欲”的养生观,奠定了养阴学派的理论基础。孙一奎著《医旨绪余》,以太极阴阳畅发命门之义,提出了“动气命门”说。赵献可著《医贯》,以太极原理会通脏腑,创立了“肾间命门”的理论。李中梓著《医宗必读》,根据既济、未济两卦的思想提出了“心肾相交”的生理和“心肾不交”的病理概念。周事藩著《推拿秘诀》,将八卦引入推拿领域更是独树一帜。

在医易研究的发展历史上,有两位贡献突出的人物。一位是张介宾,他在《医易义》一文中首次提出医易之名,详论医易同源之理,提出“《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阴阳同源者,同此变化”的见解。但是,张介宾没有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医易是通过什么思维形式获得“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的认识的。另一位是刘完素,他在《素问玄

机原病式》一书中“以比物立象，详论天地运气造化自然之理二万余言，仍以改正世俗谬说”，其“比物立象”是中医“取象比类”一词见于文字的最早记载，弥补了张介宾认识的不足。张介宾的观点偏于哲学思想，刘完素的观点偏于思维方法，各自从不同的侧面阐发了医易相关的原理，共同确立了医易汇通的格局。

清代 200 余年，易学研究人材辈出，著作极丰，而医易的研究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尽管张志聪著《素问集注》、高世栻著《素问直解》时参象数，柯琴著《伤寒来苏集》多据易理，王宏翰著《医学原始》以太极发挥命门，陈修园著《医学三字经》用卦象阐发病理，付仁宇撰《审视瑶函》，顾锡著《银海指南》以八卦演说八廓，都不过是按往旧造说，新见不多，但是，唐宗海著《医易通说》，却是使医易相通之说著之于书，行之于文的重要人物。此外，温病学界的叶桂、雷少逸、吴鞠通等人将《周易》的原理引入温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叶桂的泻南补北、滋阴潜阳等法则是易理的具体运用，吴鞠通创制大、小定风珠等新方多受卦爻之象的启示。

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有元素分析和系统分析两种思维模式。西方医学应用的是元素分析方法，而中医学应用的则是渊源于《周易》的直觉思维模式。这两种思维模式是互补的关系，都对人类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过去，人们对于中医学的直觉思维形式和特点研究甚少，因此，晚清以后，当拥有逻辑推理和实验手段的西方医学大量涌入中医学的故乡时，中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914 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汪大燮力主废止中医。1929 年国民党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岩等提议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决议。自此以后，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部分西医由于方法论的局限，对中医学持有一种偏见。这种冲击和偏见的本质显然是元素分析思维模式对传统的系统思维模式的蔑视和否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几乎被扼杀在中西文化混杂的旋涡里，只是由于传统的系统思维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中医没有被消灭，而仍然深深扎根在民众之中。

恩格斯说：“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该把

每一个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①解放以后,党和国家正确地对待中医和西医,毛泽东更是始终一贯地对中医和西医采取了马列主义的客观态度。1950年他在为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写道:“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8年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是,应当发掘什么?提高什么?人们却缺乏思考。尤其严重的是,中医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代系统地受过逻辑思维训练和实验方法的熏陶,对近代科学知识感情深厚,而对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以及中医课程的教学过程,教学规律和教学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样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中医院校医学生学习方法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二是必然出现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取代中医固有的思维方法,最终出现中医理论自身逐渐消亡的结果。而医易相关的研究将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思维提出中医理论的特征、中医教学的过程、规律和模式,从而能够避免这种倾向和潜在危险的出现。

鉴于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正在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及中医后继乏术的危险局面,医易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许多学科特别是其前沿领域的学者们的深切关注。近几年来,国内先后在南京、贵州、广西、武汉以及台湾等省市区举办过多种形式的医易学习班,召开过医易学术讨论会,而且有关医易研究的论文参加了国际会议。美国、日本、法国、苏联等国的学者正在从事医易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医易的春天已经来到。深信,随着医易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发掘与发展,引起理论研究、临床实践和中医教学的深刻变化。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